

# 唐代成都西南邊區東西交通諸路線

嚴耕望

## 目次

### 引言

#### 上、雅、黎、嶺三州西通徼外諸道

(一) 雅州西通徼外生羌入吐蕃三道

(二) 黎嶺西通徼外吐蕃南詔諸道

#### 下、雅、黎、嶺三州東通岷江瀘水沿岸諸道

(一) 雅州東通嘉州道

(二) 黎、嶺東通嘉州道

(三) 嶺州東通犍爲、戎州道

(四) 嶺州東南渡瀘津入曲州、寧州道

附 唐代成都南詔間交通圖(唐代成都西南邊區交通圖)

## 引言

劍南西徼，北自松州(今松潘)，南至嶺(今西昌)、姚(今姚安)，航空距離約近一千公里。徼外諸少數民族，部落以千百數，其西則吐蕃國境。自劍南入諸蕃落，遠至吐蕃，雖爲橫斷山脈所限，山高谷深，至爲險阻，然仍隨處有通道可尋。前撰《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本學報第一卷)、《唐代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考》(本學報第二卷第一期)，對於西徼之北段諸通道已指證詳明，自雅(今雅安)、黎(今漢源縣或其南漢源場)，南出嶺、姚至南詔(今大理)，則西徼南段之南北通道也，亦已見前撰《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唐史研究叢稿第七篇)。今此篇所考，乃就成都清溪南詔道東西兩側分出之諸路線續作研究，以期成都西南邊區雅黎嶺三州境內之交通情況能有進一步之瞭解。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考此三州西道徼外諸道，下篇考此三州東通岷江、瀘水(今金沙江)沿岸諸道，取與《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並觀之，則成都西南邊區交通之情況可以大明，亦治中古時代劍南西南軍政商貿及邊疆民族文化史者之一助也。

## 上 雅黎嵩三州西通徼外諸道

### (一) 雅州西通徼外生羌入吐蕃三道

雅州治嚴道縣(今雅安)。武后垂拱四年,欲「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因陳子昂諫止。

按此見《通鑑》二〇四垂拱四年紀。其詳見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全唐文二一二)。

開元中以雅州附近生羌部落置羈縻州五十七,隸雅州都督府。

諸羈縻州名稱,詳見《新唐書》四三下《地理志》。參看《寰宇記》七七雅州條。州數有異同,姑不論。

則仍經營徼外諸羌,自亦有道可通,惟似未大舉開道耳。按雅州當劍南西徼之交通要道,內通西川諸州,外為生羌走集。前考成都西南通清溪關至南詔一線之驛道即由雅州穿過,故雅州可東北由驛道至成都,西南由驛道踰大渡河、出清溪關及瀘津關至南詔。此外雅州西出徼有三道,東至嘉州,亦有道可通。茲先考西出徼外三道。

雅州西出近徼諸蠻羈縻州,遠通吐蕃諸城鎮,其道有三。一曰夏陽道,即靈關道,由雅州西北行。二曰和川道,即《唐志》之夔松道,宋世之碣門道,由雅州西北轉正西行。三曰始陽道,則西南出之道也。

《新唐書》二二二下《南蠻傳》下松外蠻條云:

「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陽,曰夔松,曰始陽,皆諸蠻錯居,凡部落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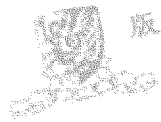
下文記四十六部之名,在距州三百里外至六百里外。是三道經此諸部落西通吐蕃也。《寰宇記》七七雅州條末亦有夏陽路、和川路之名。而《輿地紀勝》一四七雅州《景物目下》碣門寨條引《皇朝郡縣志》云:

「自雅州西通蕃之路有三,曰靈關,曰碣門,曰始陽。而靈關去吐蕃路險而遠,始陽則所可防者不過榮經之苦蒿壩一路;惟碣門最為要害,兩山壁立,一水中貫,設禁門以限華夷。自靈關之外,則與威、茂州諸蕃接,自苦蒿平〔坪〕外,則與黎州五部落及諸羌接。」

此亦三道。按宋之威、茂,分別在今汶川、茂縣,黎州在今清溪(漢源),則靈關道顯出雅州西北行,始陽道顯出雅州西南行,碣門道蓋出正西之道也,故云最要。《紀勝》同目背日山條云:「在廬山西,即碣門道,太陽所不照,故名。」此即顯見碣門道在靈關道西南。又《風俗形勝目》引《道路序》云:「(州)西通碣門,南通沈黎,北通廬山。」尤為碣門道乃出正西之證。宋世三道之方向甚明,以《唐書》之三道勘之,第三道相同,而《唐書》之第一第二兩道與《宋郡縣志》所記名稱不同。考《新》一五八《韋阜傳》述貞元十七年,奉詔九路出兵攻吐蕃。其中一道云:

「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

而《舊》一四〇《韋阜傳》云:「雅州經畧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城。」《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作「雅州經畧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通租、偏松等城。」是路惟明由雅州出靈關、夏陽攻吐蕃之通租、偏松城也。明夏陽道亦即靈關道,由雅州出西北者。然則《唐書》之夔松道當即宋之碣門道耳。而唐世較早較著之名稱則為和川道,詳下文。



(1)靈關、夏陽道 唐之靈關非漢之靈關，前代史家混為一談，誤也。唐代靈關今存史料以楊志本、任令則兩碑為最早，顯示唐代前期此關路已重要。

《一統志》雅州府卷《古蹟目》：「靈關廢縣在廬山縣西北」。下引《漢書·地理志》，越嶲郡有靈關道；《唐書·地理志》，唐初置靈關縣，武德六年省。但作者又云：「按今縣(廬山縣)界南去越嶲甚遠，且中隔沈黎，旄牛之地，不應越嶲所統之縣反出沈黎之北，疑此別一靈關，乃漢後所置。」今按廬山之靈關乃唐縣，其關之準確地望，詳下文。至於漢代靈關道當在大渡河之南，今西昌以北地區，前人混為一談，《一統志》作者所疑是也。嚴譏元《潭州都督楊志本碑》(全唐文二六七)云：

「遷邛州司馬，兼平戎軍、靈關道支度運糧使。七羌九兵，時間暴梗，……密徑通蜀，窮關抵驍……」

此在武后時。《任令則碑》(金石續編八)云：

「朝議大夫□(益)州大都督府別駕、專知和州(川)靈關兩道遊奕使。」(所闕一字，跋文以為「揚」字。按碑在陝西武功縣，《碑》云：「乃將□四夷掃萬□為□□□作邊長城……寢疾終於官舍。」《銘》云，「歸途劍閣，返葬墳塋。」是所闕必為「益」字，「和州」當是「和川」，即此文所考雅州外徼三道中之靈關、和川兩道也。跋者誤釋和「川」為「和州」，遂又憶測為「揚州大都督府」耳。)

此在開元時代。是在唐代前期，靈關道已見重要。

考其行程，由雅州循平羌水河谷西北上行約三十二里至多功峽(今飛仙關)，置多功鎮。又約四十里(五十里?)至廬山縣(今縣)，縣東臨羅帶水；西南近浮圖水，一名車廬水。又循浮圖水河谷而上六十里至靈關(今關)，一稱廬關，有峽口如門，關三丈，長二百步，形勢險峻，關外即夷獠界，置靈關鎮以控之。由靈關西北出至吐蕃之野城(約今懋功縣地區)。由雅州行八日程至蕃界，又三日行至此城，其凡五百七十里。

多功鎮，見《元和志》，詳下文和川道條。

通典以下之唐宋志書，對於靈關有頗詳之紀錄，茲畧引如次：

《通典》一七六雅州廬山縣，「有廬山關，關外即夷獠界。」

《元和志》三二雅州廬山縣，「東南至州七十里。」「靈關鎮在縣西北六十里車廬山在(衍?)下。山有峽口似門，關三丈，長二百步。關外即夷獠界。」

《舊唐書·地理志》雅州廬山縣，「廬山在縣西北六十里章廬山下，有山峽，口開[關]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為廬關。關外即生獠也。」

《寰宇記》七七雅州廬山縣，在州西北七十里。「靈關鎮在縣北八十二里，四向(面?)險峻，控帶蕃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靈關山在縣北二十里，峯嶺嵯峨，山聳十里，傍峽大路，下有山峽，口闊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為重[當作廬]關，通蠻獠之鄉，入白狼[狗]夷之界。」「靈關路在縣界，去蕃界八日程。從界去吐蕃野城三日程。其險也，以繩為橋。外不知里數。」(《輿地紀勝》一四七引此三條畧同。白狼作白狗，是。)

此諸書所存各條，互有詳畧，亦各有脫謬。惟「廬」「靈」蓋音近互用，非必有誤。《元和志》有車廬山，而水則作車廬水，亦其旁證。《寰宇記》此條，「去蕃界八日程，從界去吐蕃

野城三日程。」似自靈關算起。然《通典》一七六，雅州「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寰宇記》雅州四至條亦云，「西北至吐蕃野城縣界五百七十六里。」「西北至吐蕃偏松城九日程，約五百里。」則此十一日程實當自雅州算起，非自靈關算起也。

按《元和志》廬山「浮圖水一名車廬水，經縣西南五里。羅帶水經縣東五十步。」檢國防研究院《中華民國地圖集》第四冊《四川圖》，廬山縣有東西兩水會於城南。東水發源於大邑、邛崃之西姚店子西北之貝母山，南流經廬山縣治東；西水發源於寶興縣西北懋功縣東南之加薩山，東南流經廬山縣西，與東水會於城南不遠處。則《元和志》所記廬山縣之形勢與今圖全同，今縣治即故城無疑；由加薩山發源之水即古車廬水。今圖，水北之靈關亦可信為古靈關所在，或不相遠。以此推之，吐蕃野城當在今懋功地區。惟《通典》一七六，奉州雲山郡，東至維川郡（維州）風流鎮四十里，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奉州在今理縣西南約百里，雜谷腦、邛地之間，詳《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若此八十里不誤，則野城又當在今懋功之東頗遠（約二百里），於雅州為正北，非西北也。是與下文雅州正北之道為一道，姑存待考。或《通典》八十里謂入野城之境歟？

《蜀中廣記》三二《邊防》引《保志》云：

「西北生蕃有孟董十八寨，……謂之孟董蕃，亦名董卜韓胡。唐時哥鄰董臥庭等求內附，處其衆于維壩等州，居小鐵圍山，去縣（保縣）可七八日程，東抵雜谷八稜堡，模坡河在東，如卜河在北，即古之孫水也。南流雅州，以牛皮為船……永樂八年歸附。……貢道有三，一由雜谷八稜碛出保縣，一由清溪口出崇慶州，一由靈關出雅州。近與雜谷不陸，故直由雅安。」按唐代保州在今理縣西北約三百里，近雜谷河，（詳拙作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明之保縣雖未必其地，要不太遠，且云雜谷，即今圖之雜谷腦，則孟董蕃亦約在今懋功地區，其所行，正即唐宋以來之古道耳。

此出靈關西北行也。若出靈關直北行，則至保州、維州，與茂州、維州西出吐蕃之道相聯絡。

《新》一五八《韋臯傳》云：

「（貞元）九年……命大將董勳、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

按權德輿有《中書門下賀劍南西川節度使去八月十八日於雍〔雅〕州靈關路大破蕃寇拔木破城並破通鶴軍天寶城應擒生斬級（畧）等狀》（全唐文四八四）殆即指此事而言。維州在今理縣北雜谷河北岸，的博嶺、定廉城、天寶城皆在縣西或數十里，或百數十里，皆在今雜谷河流域（詳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由靈關出師而破天寶城，圍維州，是由今雅州西北行，經廬山、靈關、寶興，又直北至雜谷河流域也。前引嚴識元《潭州都督楊志本碑》（全唐文二六七）云：「遷邛州司馬兼平戎軍、靈關道支度運糧使。」此平戎軍當即茂州西北之平戎城，則約在北緯 32 度東經 103 度地區或稍東（詳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是其地與靈關南北相去甚遠，以一人兼任兩地運糧使，知必有道路聯絡也。此亦靈關北通維州之旁證。

關外置羈縻九州，《寰宇記》稱為夏陽路九州，又吐蕃降附部落。又所通之逋租、偏松城，逋租為西山八國之一，偏松則吐蕃一城，蓋在野城東南境。

靈關為雅州北通維州、茂州，西北通吐蕃野城之要道，已如上考。此道又名夏陽道，然夏陽之

地望仍不可曉，姑存待考。又前文引《新唐書·韋阜傳》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則此兩地亦在靈關西北出之道上。前引《寰宇記》七七雅州四至條云，「西北至吐蕃偏松城九日程，約五百里。」則偏松固與野城相近，蓋在其東或東南。通租為西山八國之一，亦見《新唐書·韋阜傳》。又《寰宇記》七七雅州舊管投降吐蕃部落（貞元中）條，「吐蕃通租城首領籠官馬東煎等部落在夏陽路安置。」此亦見通租與夏陽之關係，蓋亦在雅州西南徼外歟？夏陽路驪州九，去雅州大抵五百數十里，亦見《寰宇記》。

(2) 和川、夔松道 《新唐志》之夔松道，當正名為和川道，與靈關道並稱。唐代初年已見和川鎮之名，故道與同名也。

《新唐書·南蠻傳》之夔松道，前文考證，以為即宋之碣門道。復考《紀勝》一四七雅州《景物目》下碣門寨條又引《皇朝郡縣志》云：「榮經縣之和川鎮，即今之碣門寨。」是碣門舊名和川。前引《任令則碑》，開元中專知和州、靈關兩道遊奕使。「州」為「川」之誤釋無疑。則唐代前期已名和川，且與靈關並為要道。《寰宇記》七七雅州，「管和川、夏陽等驪州四十六。」就中夏陽路九州，和川路三十七州。又貞元間吐蕃降附七部落之一崑龍城首領鏢羅莽等部落在和川(川)路安置，另兩部落在夏陽路安置。是亦即和川、靈關兩路並列也。復考《山左冢墓遺文·唐登州司馬王慶墓誌》，「除雅州和川鎮將。」時在龍朔(西元661-663)稍後，萬歲通天元年(西元696)之前，事又在任令則事之前五六十年。和川道即與鎮同名矣。然則《新志》所記唐世之夔松道，又名和川道，而和川之名更較早較著。《新唐志》云，雅州「有和川、始陽、靈關、安國四鎮兵。」是亦以和川代夔松也。故此道應以和川標名，宋世稱為碣門道也。

和川道、和川鎮蓋以和川水受名，宋世名碣門水，即今發源於瀘定縣東北境，東流經天全城南之水也。由雅州西北循平羌水河谷上行三十二里至多功峽，有漏閣之名，置多功鎮(今飛仙關)。宋人宇文溥稱之為天下之至險。由此分途：多功西北循浮圖水河谷上行為靈關道，多功正西渡繩橋，循和川水河谷上行為和川道，約十餘里為始陽鎮，又約四十餘里至和川鎮(約今天全或稍東)，又西至吐蕃大渡河，去雅州五日程，又西渡河至吐蕃之松城，(約今康定地區)去雅州九日程。度此道行程約畧相當於今之雅安西經飛仙關、天全、瀘定至康定之汽車道。

關於和川道行程，《寰宇記》七七雅州目有兩條重要史料，引錄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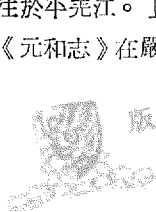
嚴道縣條，「和川路在縣西界，去吐蕃大渡河(紀勝引有界字)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

榮經縣條，「和川水在縣北九十里，從羅繩巖古蠻界東流入縣。」

是和川路在雅州治所嚴道縣西境，其水經榮經縣北九十里處。按《元和志》，榮經縣在嚴道縣西南一百一十里，則和川水正即發源於今瀘定北境、東流經天全城南、至雅安之水也。又檢《輿地紀勝》一四七雅州《景物目》下云：

「碣門水發源有二，其一在馬鞍山，其一自小魚溪，東至始陽，與榮經水合，匯於多功峽，與廬山水同注於平羌江。」

「平羌江，《元和志》在嚴道東北城下。(檢今志文作「經縣東三里」)《寰宇記》云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名山縣，上源曰邛峽水，又名平鄉水，西北白巖道縣流入，至眉州洪雅縣界下，又名青衣水。《圖經》云：平羌水自廬山發源，至嚴道之多功峽，合洞門、榮經三（二？）江抵郡城下，自此而東即與陽山江合流匯於凌雲九頂之前。」

此更明示洞門水即今發源於瀘定北境流經天全城南之水也。所謂多功峽者，檢《一統志》雅州府卷《關隘目》云：

「飛仙關在廬山縣東南五十里，接雅安縣界，亦曰飛仙閣，跨多功河，即古漏閣也。宋宇文溥《新路賦》，惟天下之至險，有嚴道之漏閣焉，孤峯上絕於青天，湍波下走於長川，斷崖橫壁立之岸，飛溜濺千丈之泉。」（按宇文溥此賦見《紀勝》「漏閣」條。）

是在廬山縣東南，去雅安約二三十里，跨多功河，地極險要。檢今圖，飛仙關，地望正合。《元和志》云嚴道縣西北三十二里有多切鎮，必即一地而字以形訛耳。則多功之名在宋以前已有之。《紀勝·景物目》上云：「細橋在嚴道縣多功路，舊名高橋，以繩架棧，下瞰峽江，亦險要之一。」又《景物目》下老君溪條云：「自廬山多功峽而上，兩江合流，一從和川，一從廬山，」凡此皆見今瀘定東流經天全城南，又東南至雅安之水，即古和川水，宋名洞門水；臨水之飛仙關即古漏閣，下臨多功峽，唐置多功鎮。自此西北出為靈關道，自此正西出則和川道也。《新唐志》雅州有兩鎮兵，首為和川鎮，當在和川道上。地望無考。然《元和志》，雅州「西北至西山谷口和順鎮九十里。」疑「順」為「川」之增衍。若此說可信，則當在今天全縣或稍東。《寰宇記》云雅州取和川路西至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大渡河當即今河，松城在河西。《一統志》雅州府卷，打箭鑪廳在府西五百九十里。正當為九日程，疑吐蕃松城即今打箭鑪也。然《寰宇記》此條第二「大渡河」下有「西郭」二字，（《蜀中廣記》三五所引亦同。）而《紀勝》引此條第一「大渡河」下有「界」字。則此大渡河又似指一城而言，未敢定。然不害松城之為今打箭鑪即康定也。

此道左近置羅巖等羈縻州三十七，佔雅州所統羈縻州五分之四，若干吐蕃降附部落亦在此區安置。且此道為直西出吐蕃之中道，故地位最居緊要，視靈關道或且過之。

《通典》一七六雅州，西至羈縻羅巖州界三百八十里。《寰宇記》七七，同。《記》又云雅州「管和川、夏陽等羈縻州四十六。」就中和川路三十七，佔絕大多數。又云吐蕃通租城與嘉靖州降戶部落皆在夏陽路安置。足見此區羈縻部落最多，又當雅州直西渡大渡河至吐蕃之中道，故《紀勝》稱「洞門最為要害」也。

武后長壽元年張玄遇率大軍迎吐蕃降附部落，至大渡水西，勒石紀功，蓋即取此道歟？

《舊》一九六上《吐蕃傳》上：「如意元年，吐蕃大首領曷蘇率其所屬并貴川部落請降，則天令右玉鈴衛大將軍張玄遇率精卒二萬充安撫使以納之。師次大渡水，曷蘇事洩，為本國所擒。又有大首領咎暉率羌蠻部落八千餘人詣玄遇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仍於大度西山勒石紀功而還。」《通鑑》二〇五《長壽元年紀》云，軍至大渡水西。《考異》云據《唐紀》、《實錄》。是此次行軍曾至大渡河西岸勒石紀功。《一統志》雅州府卷《古蹟目》，葉川州在打箭鑪界。按西川通越大渡河之道雖不只一路，然最近而較易行之道惟和川道，玄遇勒石在打箭鑪境，固最合理之揣想也。

(3) 始陽道 多功鎮西不遠之和川道上有始陽鎮，當榮經水向北流入和川水處。此道蓋即由始陽鎮畧循榮經水河谷向西南上行者。



前引《新書·南蠻傳》，雅州西徼外之第三道曰始陽。據前引《輿地紀勝》引《皇朝郡縣志》，此道出榮經苦高壩，當為南道。檢《新書·地理志》雅州有四鎮兵，和川、靈關兩鎮之外，有始陽鎮，蓋為鎮守此道而設。《輿地紀勝》雅州《古蹟目》，「始陽鎮在盧山縣西四十里，路通西羌。《輿地廣記》云，今周公山始陽鎮本漢徙縣，屬蜀郡。晉曰徙陽，屬漢嘉郡。西魏曰始陽，唐以為鎮。」又《景物目》下，「劍門水……東至始陽，與榮經水合，匯於多功峽，與盧山水同注於平羌江。」則始陽當在今天全東流之水與榮經北流之水合流處，即今飛仙閣之西約十里處。《一統志》雅州府卷《關隘目》，「始陽鎮在今天全州東二十里」，雍正七年設州同駐此。可能去古鎮地不遠歟？始陽路蓋即由此向西南畧循榮經水而行耳。

## (二) 黎嶺西通徼外吐蕃南詔諸道

黎、襁兩州西徼亦各有道通吐蕃境。黎州治漢源縣，(今縣或其南之漢源場。)西行至飛越縣(約今宜東)，在飛越水(今流沙河)上，置鎮兵。又西踰飛越嶺(黎州西約百里)至廓清鎮城去黎州一百八十里，西臨大渡河，河西即生羌蠻界。貞元中韋臯九道出師，黎州經畧使王有道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及李晟拔飛越、廓清等城絕大渡河，蓋皆此道也。舊日有大道由雅安西南經榮經、清溪(即漢源)折西逾大渡河至康定，凡八站，曰麻柳場、鳳儀堡、清溪、宜東、化林坪、瀘定、瓦斯溝、至康定，每站相去約六七十里，其雅安至清溪即唐代成都清溪通南詔驛道之一段，自清溪以西約即此古道耳。

《通典》一七六黎州，「西去郡界廓清鎮百六十里。」《元和志》三二黎州，「西至廓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生羌蠻界。」《寰宇記》七七黎州，與《元和志》同，惟「城」作「縣」。《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下，貞元十七年，韋臯九道出師，「黎州經畧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邦金信等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舊》一四〇、《新》一五八《韋臯傳》畧同。當即由此道也。又《舊》一三三《李晟傳》，吐蕃寇劍南，晟出師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虜乃引退。或亦此道，惟進軍蓋由始陽道轉入此道，故先拔漏天。又按《元和志》漢源縣「飛越山在縣西北一百里，山西北兩面並接羌戎界。儀鳳二年置飛越縣，天寶初廢。」《寰宇記》七七黎州漢源縣「廢飛越縣……唐儀鳳四年分漢源於飛越水置縣。」據此，縣當在飛越山南飛越水上，在漢源縣西不到二百里。《新唐志》黎州有飛越鎮兵，當亦此處。《一統志》雅州府卷《古蹟目》飛越廢縣在清溪縣(即漢源縣)西北。黃和繩《西康旅行記》(貴善一卷二一期)，由雅安入康定有大小兩路。大路取道榮經、漢源，由漢源西行四十里至泥頭鎮，即古飛越縣。又翻飛越嶺，至花林坪，經冷磧、瀘定，至康定。又王清泉《蓉康旅憶》(華僑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記雅安至康定八天旅途甚詳，茲特錄如下：

「由雅安至康定共分八站，即麻柳場、鳳儀堂、清溪、宜東、化林坪、瀘定、瓦斯溝、康定。每站相隔約六七十里，全線共長約五百多華里。每天走一站。此五百多里中，除前兩站有三四十里較為平坦外，餘者均係山路……且多半是崎嶇的羊腸狹路……尤其是第三、五兩天，翻越大相嶺(在榮經、清溪間)和飛越嶺。這兩個山頂都在海拔三千公尺左右，上坡四

五十里，下坡十餘里，翻山時，坡陡路滑，不能坐轎，要手持木杖，足着草履，步步緩行。有時走在上有懸崖下臨深淵的峽道上，仰視俯瞰，心旌搖搖，幾不能鎮定。到瀘定下游之龍壩館，即與大渡河相遇，直到瓦斯溝後，才與它分離。此行沿途風景莊嚴雄偉，與江南秀麗景物迥然不同，如叢山壁立，高不可仰，嶺頭積雪，光芒萬丈，瀑布湍流，潺潺盈耳，峯壑險絕，動人心魄。有時坐轎遙望，蒼茫的遠山，銀色的積雪，蔚藍的天空，白雲繚繞，色調分明，身臨其境，真覺胸曠神怡！」

此節頗能描繪川西旅途風貌，故備錄之。檢《中國地圖集》之《西康人文圖》，漢源（即清溪）、康定間自東而西北有宜東、化林坪、冷嶺、瀘定、瓦斯溝等地名，即上引黃王兩文所行之大路，其東段貫循流沙河谷而上行。上徵唐代，飛越水當即今流沙河，飛越山當即今飛越嶺，飛越縣鎮在山嶺東南，約今宜東地區，廓清鎮近大渡河，殆今化林坪、瀘定地區歟？今道即承唐代古道而行耳。

嵩州治越嵩縣（今西昌）。州北臺登縣（今冕寧東約二三十里）之直北八十里柳強鎮，後名保塞城，吐蕃稱為北谷，有道西通吐蕃曩恭節度地區。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下云：

「（貞元）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臯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夢衝等，帥兵於故嵩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臧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蕃衆日卻，數年間，盡復嵩州之境。」（《舊》一四〇《韋臯傳》畧同，《新紀》亦作臺登北谷。《通鑑》二三二作「臺登谷」疑脫文。）

按《蠻書》一《雲南界內途程》：「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謂之北谷，天寶以前嵩州柳強鎮也。自入吐蕃，更增修峻，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是臺登直北向北谷、柳強鎮為一道，路通曩恭。按《舊·吐蕃傳》，貞元十六年再破吐蕃，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等舉部來降。兩《唐書》《韋臯傳》同。曩恭當即曩貢，當為吐蕃一重地。臺登城在今冕寧縣東約二三十里（詳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則柳強鎮，吐蕃稱為北谷者，當在孫水（今安寧河）上游之一谷地，路通吐蕃之一節度曩恭地，故為頗重要之道口。

又由臺登直西行一百五十里至曲羅（約今瀘寧地區），當瀘水縈迴三曲處，為磨些部落所居。其西入吐蕃境。《新·南蠻傳》云「劍山當吐蕃大路」者，其地置戍守捉在曲羅東南，瀘水之東，蓋今冕寧西山，當此道也。

《蠻書》一《雲南界內途程》：「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每曲中間皆有磨些部落。……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此瀘水即今雅魯江無疑，曲羅正即瀘寧地帶，瀘水在此帶流程曲折。復考《新書》二二二下《南蠻傳》下松外蠻條，「劍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疆二鎮，置戍守捉。」據上引《蠻書》，劍山在曲羅東南瀘水東岸，則當在今冕寧西南雅魯江東岸旄牛山脈之南端。

嵩州治所越嵩縣（今西昌）西南行二十七里至西瀘縣，在孫水（今安寧河）東岸。縣西南三里有姜磨戍，蓋防孫水而置。由縣渡孫水一百一十二里至瀘水（今雅魯江），「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渡口蓋在今中河關西。又西一百六十里至昆明縣（今鹽源縣），俗稱鹽井，本漢定笮縣也。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下，貞元十七年，韋臯九道出師，其最南路，云「嵩州經畧使陳孝



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舊》一四〇《韋阜傳》作磨些蠻、東蠻二部落主）苴那時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舊》《韋阜傳》有城字）、諾濟城。」《新》一五八《韋阜傳》畧同，云「道西瀘攻昆明、諾濟。」檢《元和志》三二嶺州，「西瀘縣東北至州二十七里。」「溫湯水在縣西山十二里。」《一統志》寧遠府卷《山川目》，溫水在西昌縣北，西流入安寧河。亦引《元和志》溫湯水條。則西瀘縣必在安寧河之東。安寧河，古代及現代亦有孫水之名。《元和志》又云姜磨戍，在縣西南三里。疑即為防孫水而置者。

《元和志》又云西瀘縣有「瀘水在縣西百一十二里」云云，如網文所引。觀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之《西康地形圖》，其渡口當在今中河關之西。西去則為鹽源縣，即唐昆明縣也。《元和志》云，昆明縣東北至嶺州三百里，則東至瀘水約一百六十里。昆明縣，即漢定笮縣，有鹽井在縣城中，為一大產鹽中心，故漢置都尉治此。唐盛時亦置昆明軍，屯兵五千餘人。兵員之衆多，為西南諸軍之最。蓋亦以其有鹽井之利也，故唐世或直稱昆明為鹽井。如張九齡《勅嶺州都督許齊物書》（全唐文二八五）云，「蕃已向南取鹽井。」又《敕吐蕃贊普書》（同書二八七）云，「昆明即嶺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即其例。

昆明縣，開元中置昆明軍，管兵五千二百人，又南至寧遠軍，（蓋今寧遠地區）管兵五百人，蓋可南與雲南軍（今姚安）相應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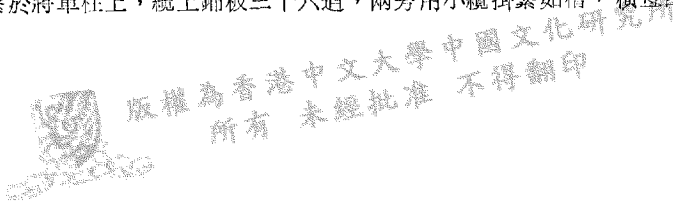
《通典》一七二《州郡典·序目》下，劍南節度使所統有昆明軍，「越嶲郡南、開元中移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二百匹。」寧遠軍，「越嶲郡西，昆明縣南，開元中置，管兵五百人。」雲南軍，「管兵二千二百人。」《元和志》三一，同；惟多「雲南今姚州」一句。按今鹽源縣西南寧遠地區，自元明有永寧州府之名，疑與唐寧遠軍之名稱有承沿之關係歟？

明代紀錄，自建昌（今西昌）西南二十里至高山堡，渡瀘河（此瀘河即今安寧河）二十里至沙坪堡驛，又十五里至紙房堡，又十里至瀘州堡，又十里至德力堡，又十里至河口驛，即打冲河（今雅礮江，古瀘水）也，河東有中前所（今有中河關），河西有中左所。打冲河兩山壁立，水勢洶湧，建索橋，長四十二丈，以通行商旅，稱為邊陲之天險。由河西行，經梅子堡、祿馬堡、紹興堡、平川驛、杭州堡、雙橋堡、土功堡、馬蝗堡、新添堡、鴛鴦堡、涼山堡、高山堡、苦口堡、至鹽井衛，置鹽井驛。去打冲河一百八十里。此殆即唐代之故道耳。又云自鹽井至雲南永寧府界七百八十里，至麗江府界五百里。唐代昆明軍通寧遠軍，殆與此道相當歟？未能定也。

此行程堡驛皆見《蜀中廣記》三四邊防鹽井衛條引《土夷考》；《天下郡國利病書》六八四川鹽井衛條所引同。按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之《雲南人文圖》，西昌、鹽源間雅礮江東岸有中河關，關東有高山堡，江西有平川驛，即《土夷考》之高山堡、平川驛也，知其打冲河即今雅礮江，古之瀘水，其所謂瀘河則今安寧河，古之孫水也。

《蜀中廣記》與《郡國利病書》又引《上南志》云：

「衛（即鹽井衛）東北百八十里打冲河索橋，兩山壁立，水勢洶湧，狼牙相拒，舟楫不通。橋兩崖用大石堆砌，樹洞門二座，每洞樹將軍柱一百八根，洞門外立井口大柱四根，上穿篾纜十八條，繫於將軍柱上，纜上鋪板三十六道，兩旁用小纜掛繫如槽，橫互四十二丈，邊陲之天險也。」



此為西南索橋寫實之最具體且較早之資料，故詳錄之。

兩書又引莊安世《渡瀘初畧》云：「瀘州一帶駝運入鹽井，必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里。」路程與唐代畧相當。殆即唐代古道耳。據《元和志》，唐代尙未建索橋，不知何代始建。

《蠻書》云「昆明城在東瀘（即雅礮江）之西，去龍口（南詔國都北六十五里，今鄧川之南）十六日程。正北有諱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怯河（約今永勝即永北地區）；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及昆明、雙舍至松外之東，邊近瀘水，（泛指金沙江及雅礮江下游而言），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則昆明城去南詔國都陽苴咩城十七日程，不知取龍怯河道，抑大小婆城道，抑或取鐵橋道也。鐵橋在劍川（今劍川縣南）之北三日程，約在今麗江縣西北四百餘里，近金沙江，傳為隋開皇中所建。南詔於其地置節度使，置驛南通國都陽苴咩城。

此段錄自《蠻書》卷六《雲南城鎮篇》。「及昆明」之「及」本作「乃」，依向校臆改。向氏《校注》云：「小婆大婆、三探覽俱在今麗江區，龍怯河、雙舍則是渡瀘水即金沙江北岸地區。總而言之，諱苴川、松外、龍怯河、雙舍俱在今鹽源以南金沙江北岸，以及金沙江自南向東北繞過玉龍雪山復向南流一段之江東面，即舊永北廳今寧蒗彝族自治縣以內。鐵橋東城應在金沙江東岸，邊近瀘水即指金沙江而言……東瀘……即今雅礮江……磨些族自稱納西族，今尙聚居於麗江區金沙江左右也。」所指約可信。又卷三《六詔篇》：「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貞元中……（詔主）波衝兒子于贈提攜家衆……東北渡瀘，邑龍怯沙，（《新書·南蠻傳》《越析詔傳》作龍怯河。）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舍。」向《注》賓居在今賓川境內。東北渡瀘即渡金沙江。然則龍怯河、雙舍當即舊永北廳、今永勝縣地區，其地有程海。大婆、小婆等，固當在其西北麗江地區也。

又《蠻書》此段云，昆明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同卷又云：

「貞元十年，掠吐蕃鐵橋城今稱鐵橋節度。」「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

是鐵橋城為一大軍事重鎮，在劍川北三日程。又云鐵橋城北九陔川。向氏《校注》引《元史》六一《地理志》麗江路軍民宣撫司，「巨津州昔名羅波九陔，北接三川鐵橋，西鄰吐蕃。……今州境實大理西北要害地。……至元十四年於九陔立巨津州，蓋以鐵橋自昔為南詔、吐蕃交會之大津渡，故名。」又引《正德雲南志》一一麗江軍民府，「巨津州在府西北三百里。唐為羅婆九陔，……至元間於九陔置巨津州，屬麗江路，本朝因之。」《一統志》麗江府卷《古蹟目》，「鐵橋城在麗江縣西北舊巨津州北一百三十里鐵橋南。《唐書》天寶初，南詔叛唐，于磨些九陔地置鐵橋，跨金沙江以通吐蕃來往之道。……《府志》，橋所跨處，穴石鑿鐵為之，冬月水清，猶見鐵環在焉。城在鐵橋南，……今遺址尙存。」雖云遺址尙存，惜未詳明究在何處。向氏《校注》云：「今麗江西北金沙江右岸有巨甸，疑即屬古巨津州。按圖，巨甸南有橋頭汛，或即州治也。」所測頗有可能。檢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劍川向北有大道，循金沙江西岸至巨甸，乃離開金沙江河谷，折而西北經維西，再循瀾滄江東岸北行入西康境。國防研究

院《中國地圖集》之《雲南人文圖》已建為汽車道，殆即畧循古道耳。然則鐵橋所跨蓋為金沙江之支流，非必跨渡金沙江主流歟？若渡金沙江至中甸地區，則該區山最高峻，恐非大道所宜也。又檢胡蔚增訂本《南詔野史》卷下南詔古蹟條，「鐵橋，麗江縣城西北三百里廢巨州北一百三十里。州本唐時羅婆九談地，橋跨金沙江」並與前引書同。又云「隋文帝開皇間所置。」蓋傳統有之歟？

鐵橋有大道通陽苴咩城。《蠻書》六《雲南城鎮篇》述之云：

「甯北城在漢牂榆縣之東境也。……北地有虺川，又北有橫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鐵橋城北九談川。」

按漢牂榆縣即今大理地。則此條所述由甯北城直北至鐵橋之途程，即南詔國都陽苴咩城北至鐵橋城之途程也。鐵橋為通吐蕃大道，又為南詔重鎮，故鐵橋南至國都必為一大道。

綱文所引《蠻書》云，昆明城去龍口十六日程。按同書五《六險篇》云：「大釐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又云「遼川城……南去龍口城十五里。」則龍口城在南詔國都陽苴咩城之北六十五里，即今大理北六十餘里，接鄧川縣。是昆明城去龍口十六程，即去陽苴咩城十七日程也。惟其路線不能確知，或由昆明正南經龍怯河，或西南經小大婆城，或西北取鐵橋城折而南行皆未可知。所可知者，惟取鐵橋城為較大之道耳。

## 下 雅黎嵩三州東通岷江、瀘水（金沙江）諸道

### （一）雅州東通嘉州道

雅州東北經邛州至成都有驛道，已詳《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雅州東南循青衣水河谷而下，經洪雅（今縣）夾江（今縣）兩縣城南，至嘉州（今嘉定、樂山）凡三百二十里，亦通舟楫。

《元和志》三一嘉州「正西微北至雅州三百二十里。」考《隸續》一一《南安長壬君平鄉道碑》云：

「維平鄉明高大道，北與武陽，西與蜀郡青衣、越嶲通界（關）制由涪山上，隨沿回曲，（關）危難……（關）登玄望天，車馬不通……（關）崖橫道，臨大江（關）或墮不止，（關）復為民害。永元七年十月，南安長壬君……與利除害……因民力（關）崖平砥，……通達平直，廣大道（關）……車馬馳驅，無所畏難，商市（關）……百姓如願……思及子孫，去危就安，萬世無患……。」

洪氏跋云，碑今在嘉州夾江縣。按漢南安在今夾江縣西北二十里。武陽在今彭山縣東，青衣在今雅安縣北。據此碑，漢代自今彭山西南經夾江，又西至雅安，為一道，南通越嶲。碑云「臨大江」即青衣江也。夾江東南近處即為嘉定樂山縣。《元和志》三一嘉州，夾江縣東南至州七十五里，青衣水經縣西。大抵此道沿青衣水河谷而行。《元和志》三二眉州洪雅縣，「青衣水一名平羌水，經縣南一里。」是道當經洪雅。考《蜀中廣記》一一洪雅縣，「此縣之（脫西字）十里修文山，即雅江所注，……名曰龍潭。又二十里，其地多竹，為竹山，石甃梯磴，盤折而上，唐宋所設也。又十里為隱蒙山，舊處土廬居正字隱蒙，隱此。又二十里為花溪……又二十里思經山，則與雅安分界矣。」檢《一統志》嘉定府卷《山川目》，修文山在洪雅縣西北十

里；竹青山在縣西六十里，昔人嘗置關其巔；思經山在縣西八十里，與雅州分界。此即明代尚行之道，蓋漢唐以來之舊道耳。

又《一統志》嘉定府卷《山川目》青衣水條引《舊志》述此水所經形勢甚詳，沿途灘巖「皆多石梁，為行舟患。」是通舟楫。考陳谿《彭州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等記》（全唐文八〇四）云：「公（吳行魯）……復昇于犍為。雅之南千里，縣道峯堡相闕，早夕軍食歧俟於犍為。公智出事先……風波助意，舟楫如飛，……諸軍沃飽。」犍為即嘉州，是又雅州以南之軍旅仰食於嘉州，嘉雅運漕頗恃舟楫之明證，是必有取青衣水道者，知青衣水運由來已久。

## （二）黎嶺東北通嘉州道

由嘉州溯大渡河即陽山江上行至黎、嶺，為唐中葉嘉眉饋給黎、嶺戍卒之運道。

《新》一八〇《李德裕傳》云：

「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嶺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運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

按《輿地紀勝》一四六嘉定府《景物目》上「沫水今日陽江。」《一統志》雅州府卷《山川目》大渡河條引《地理通釋》，「大渡河一名羊山江。」《紀要》六六四川省《大川條》及七二嘉定州陽江條，同。又《方輿勝覽》五二嘉定府，有陽江，「蜀南方之水所交會。」則大渡河在宋代有陽江、羊山江之名。觀《李德裕傳》此條，陽山江亦即指大渡河無疑。「道陽山江而達大度」者，黎雅驛道間大渡河岸，隋文帝置大渡鎮，煬帝改為陽山鎮，唐改置陽山縣，後更名通望縣，屬黎州，詳《元和志》三二黎州及《寰宇記》黎州、嶺州兩卷。地當驛道跨越大渡河處，（參看成都清溪南詔道驛程考）故為重鎮。此傳蓋謂由嘉、眉運糧溯大渡河西至陽山、大渡鎮地區，以給黎、嶺戍卒耳。《輿地紀勝》一四六雅州《碑記目》，有李德裕石關，「舊市鎮有名灘曰墨崖，其上有唐李德裕領重軍過此九字。」據《紀要》七二嘉定州目，舊市鎮在州西南。是德裕進兵黎嶺即由此路，親歷其地，故深知其險惡也。

然大渡河流最為湍急，全部運程非必皆取水運，蓋其流域亦實有陸路由嘉州通黎、嶺。其行程雖難確考，然可由明初道路及漢蜀故事推論之。考明初曹震云：「峨眉至建昌（今西昌）有古道，平易可行。」其行程由峨眉縣西南行六十里至龍池場（在峨眉山南），又二十里至大圍關，二十五里至虎皮岡，又西經金口廠（今有金口河鄉鎮）木園（今有撈木廠）至黎州境。抗日期間所修樂西公路即取此線，今日成昆鐵路亦畧取此線也。又由虎皮岡向南渡中鎮河（蓋即指大渡河歟？）至陽村（今有楊村在峨邊縣北），又西南取越嶺河谷道或取其東之一小河谷道（在峨邊縣西）度入清水河上游河谷至建昌（今西昌）地區，此道蓋較小，今圖無路可尋。

曹震語，見《紀要》七二峨眉縣目靖夷堡條。又其土地關條記此道云：

「縣西南四十里。《邊畧》，縣地西南二邊，鄰松坪、木瓜、大小赤口等處。自縣三十里至高橋，又十里至土地關，二十里至龍池場，二十里至大圍關，五里至鐵索橋，五里至射箭下坪，三里至射箭上坪，此縣之舊界也。坪外八里至黑龍溪，四里至虎皮岡，始分兩岐：右路

由上馬勝溪至金口廠，爲邛部司新附之民，名歸化鄉，有陽化堡設焉。由金口廠二十里至木園，五十里至天池，八十里至萬家石，三十里至松平，則黎州境內矣。左路由下馬勝溪至古金寺，渡中鎮河，右中鎮巡檢戍之，又十七里至太平坪墩。墩有兩歧，右路過陽村，行百里，乃獼獼獼獼，亦新附蠻種也。左路上蠻鬼岡，岡勢險峻，樹木叢雜，入冬沮春，煙霧不收，雨雪層積，即蠻人亦鮮踪跡。又十五里至空木，即永寧墩，八里乃至栖雞坪，今築平夷堡處，城池候館咸備焉。由栖雞坪五里至冷溪，二十里至熱水河，十里至四百園，又二十五里至西河，設有鎮遠墩，過墩四十里爲殺馬溪，懸崖峭壁，中逼河流，人過此者，兩頭牽索，緣索而步，至下山處名爲溜馬槽，又五十里則木瓜夷種巢穴也。」

此節述峨眉縣西南通西昌之道極詳，甚罕見，故備錄之。檢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之《四川、西康圖》，今峨眉縣西南，峨眉山之南有龍池，其西南，大渡河北有金口河，金口之西有黃木場，西接漢源境，已建爲汽車道，即抗日期間所修之樂西公路(樂山至西昌)線，今日成昆鐵路亦畧循此線。此線亦即《紀要》引《邊畧》所記峨眉西南行右出之道也。曹震所謂之古道蓋指此道歟？同圖，金口東南，大渡河南，峨邊縣之北有楊村地名，其南路線雖不能詳，以勢度之，若非循越傳河谷而南上，即循其東之一小河谷(經峨邊縣西)而上，越寒婆嶺(即蠻鬼岡歟？)地區，度入清水河上游至越嶲縣、西昌縣地區也。《一統志》寧遠府卷《關隘目》熱水汛在西昌西北熱水河旁，爲大小涼山諸夷出入要路。」蓋即邊畧之熱水。今圖在西昌東北，是也，故爲大小涼山諸夷要路；《一統志》作西北，誤也。此道蓋較險峻，疑非曹震所指者。

據此上推唐世，蓋自嘉州西南行三十里至蘇稽戍(今鎮)，又四十五里至峨眉縣(今縣)，又二十里至儀封年間重置之羅目縣(今木羊鎮羅目街)。又一百八十三里，蓋中經龍池(今池)至舊沐州，蓋在大渡河南岸。(今峨邊縣北。)由此地區畧沿大渡河谷折西行，蓋至定蕃城，銅山城，又西約二百里至通望縣、通望軍，(今漢源縣南，大渡河南北)，當成都經雅州、黎州通嵩州、南詔驛道之大渡河渡口處。今成昆鐵路即畧取此舊道也。

《元和志》三一嘉州，「羅目縣東北至州九十五里。……麟德二年，招慰生蠻，於今縣西南一百八十三里置沐州及羅目縣。前上元三年，州縣俱廢，儀鳳三年重置，屬嘉州。」重置羅目縣既在舊州縣東北一百八十三里，而屬嘉州，則嘉州經新縣至舊沐州必有道路。

又《吳船錄》上，由嘉州經蘇稽鎮至峨眉縣。余登峨眉山，亦循此道。檢《元和志》三一，蘇稽戍在嘉州西南三十里。又云峨眉縣在州西七十五里，羅目縣在州西南九十五里。《寰宇記》七四，兩縣里距同。《蜀中廣記》五二峨眉縣條，「縣南三十里即羅目址，……今木羊鎮羅目街是。」又檢《一統志》嘉定府卷《古跡目》，羅目廢縣在峨眉縣西南，又《山川目》，羅目江在峨眉縣南，左右兩源發於峨眉山麓，至羅目廢縣合流爲江。引《舊志》，在峨眉縣南二十里。上引《元和志》，羅目、峨眉兩縣去州正差二十里，則由州至羅目當必經峨眉縣也。

前引《紀要》，龍池場在峨眉縣西南六十里。檢《一統志》嘉定府卷《山川目》，《明統志》云，龍池在縣西南四十里。蓋場在池南。考《寰宇記》七四，峨眉縣目，引李膺《記》，「峨眉山下有池，袤十里，號龍池。」則其名甚古。明代此道所經，蓋唐代已然。

舊沐州羅目縣，《元和志》云在新羅目縣西南一百八十三里。《寰宇記》云舊羅目在嘉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地望實同。則在峨眉縣西南兩百里之遙。《一統志》嘉定府卷《建置目》，峨邊廳

在府西二百六十里，唐置沐州及羅目縣，應即羅目舊縣也。所指極當。復檢《元和志》羅目縣目，「大渡水在縣北二百步。」而《寰宇記》云，「大渡河一名沫水，在縣南一百八十步。」皆在水濱而相對方位則相反。按羅目新縣在峨眉縣西南二十里，不能濱大渡河。兩書所記地望蓋麟德始置之舊沐州，舊羅目縣耳。又按州以沐名，殆與沐川有關，沐川則今清水河（上游稱馬邊河）也，河在大渡河之南，則沐州始置必在大渡河之南，不得在河北，故《元和志》為正。其地約在今峨邊縣北大渡河南岸。

定蕃城等 《元和志》三二黎州，「定蕃城在通望軍東一百八十里。」「衝要城在通望縣東十三里。」《寰宇記》七七黎州通望縣，「廢通望軍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置，今廢。」又廢銅山城在縣東二百里，廢定蕃城在縣東二百里，廢要衝城在縣東十三里，皆貞元中章阜築。按通望縣、軍，在今漢源縣南大渡河岸，《元和志》云在大渡河南岸，《寰宇記》云在河之北。蓋先後有移動歟？要為雅黎南通州南詔驛道之大渡河渡口處，詳《成都清溪關通南詔驛道考》。此諸城當皆沿大渡河南北而築者，是必東西相通無疑。就方向里距度之，定蕃城、銅山城當接近舊沐州，即由沐州向西畧沿大渡河谷而下至通望地區也。

由沐州南行之道雖不可考，然諸葛亮自安上（約今峨邊縣北大渡河南北）取水路（今越嶲河）入越嶲郡（今西昌），顯與前述明代由虎皮岡左路渡中鎮河達建昌（今西昌）之路線畧相當。參之漢、明史事，唐道當亦畧同。《通典》云，嘉州「西南到越嶲郡生蠻界五百九十里。」即此道也。然則明代初年曹震所謂古道平易可行者，殆即指漢唐舊道而言，歷數百年之經營，故漸就平易耳。

《通典》所記，見卷一七五嘉州目，《寰宇記》七四同。《九域志》七嘉州目亦云：「西南至嶲州五百九十里。」其道當經沐州。但沐州之南不詳，惟有參考前後時代之史事推論之。

考《華陽國志》三《蜀志》云：

「章武三年，越嶲高叟大帥高定元稱王恣睢，……破沒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龔祿住安上縣，遙領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

同書四《南中志》云：

「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

《三國志》四三《蜀書·張嶷傳》云：「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上〕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嶲太守。……在官三年，徙還故郡。」

是安上必當蜀通越嶲之道，且安上以南有水道也。《張嶷傳》下文又云：

「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帥狼路。……嶷厚加賞賜，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

是由成都去越嶲本有兩道：一道由旄牛，道平且近，置亭驛；一道由安上，道險且遠。盧弼《集解》，「《郡國志》，蜀郡屬國旄牛，劉昭注引《華陽國志》曰，旄地也，在邛崃山表。……《一統志》，旄牛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即今漢源縣）南五十里。」則此所謂平近之舊道，即唐代成都西南經雅州、黎州南通嶲州、南詔之驛道也。然則安上道必在旄牛道之

東。盧弼《集解》引謝鍾英曰：「安上水路入越嶲，……（安上）故城當在峨邊、越嶲兩廳之間。武侯所由水路，即今我邊廳越嶲河（今圖一作越西河）至越嶲。」所指甚的。蓋漢源以東水通越嶲者，唯越嶲河耳。但就去越嶲郡（今西昌）八百餘里言之，安上或即今峨邊縣，或其北之唐代沐州舊治，未可知也。參以前引《紀要》所引《邊畧》，則漢代安上道與明代由虎皮岡左路南下之路線畧相當。唐居漢明兩代之間，宜亦通行，故《通典》書之。

### （三）舊州東北通犍爲戎州道

舊州北境又有兩小道。其一取沐源川（今清水河，上游曰馬邊河）流域東北至犍爲縣，高駢置鎮於沐川以遏南詔入寇之路。其下取馬湖江（今金沙江）道，東至戎州（今宜賓），高駢於戎州上游二十一里之馬湖鎮置平夷軍，亦以遏南詔入寇之路也。今圖，西昌有汽車道東北經昭覺、雷波，循金沙江北岸，經屏山至宜賓，蓋即畧循此古道也。

《輿地紀勝》一四六嘉定府《碑記目》引張無盡《沐川寨記》云：

「南廣東北接境，常挾吐蕃以爲中國患。蓋其路，一出大渡河，一出沐源川〔沐源川〕，一出馬湖江等。其狹邪之經曰榮經，曰八面菁，曰黑水，曰中鎮，曰賴因，曰龍水，曰陰川；而沐川之路常爲嘯集之地。」

按南廣在宜賓蜀江之南，何得有此三道？故疑當作「南詔」。就此三路而言，要當由黎州舊州東北通嘉州、戎州而言。大渡河路，上文已詳。沐川、馬湖兩路亦自唐已然。考《新》二二二中《南蠻傳》云：「（咸通）十年，乃入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經雪峽，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闚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通鑑》二五一，咸通十年十一月，蠻進寇舊州，唐軍守清溪關，「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蠻密分軍（或本軍下有闕木二字）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遂陷犍爲。」胡《注》，「沐源川在嘉州羅沐縣界。麟德二年開生獠，置羅目縣及沐州。……今嘉州犍爲縣有沐川鎮。」《新傳》又云，高駢「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渡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奪。」《通鑑》二五二乾符二年，云高駢「修復邛崃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是沐川道至遲唐末已通行，爲大渡河以南，通犍爲之要道。又考《南詔野史》（胡本）上卷勸龍晟條，「元和九年，辰寇嘉定州……至嘉定之沐源川。」是時間更早。檢《紀要》七二犍爲縣目，沐源川「縣西南百里，自馬湖府沐川長官司流入界，經縣南入於大江。今縣南有清水溪，源出馬湖界，……下流至孝女渡入江曰清溪口，即故沐源川矣。」是也。則沐源川道當由今越嶲縣東北經峨邊南境，馬邊北境，取清水河流域東至犍爲者。蓋由沐川上游（今清水河上游稱馬邊河）北經沐州渡大渡河東北至嘉州；由沐川上游東行則至犍爲也。馬湖道則循金沙江而下至戎州者耳。《通鑑》二五二，胡《注》：「馬湖鎮當馬湖江之要。」是也。馬湖江即今宜賓上游之金沙江。《元和志》三一戎州，犍道縣有馬湖戍，在縣西二十一里。《新志》戎州有馬湖鎮，當即一地。檢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之《西康人文圖》與《四川人文圖》，自西昌至宜賓已通汽車，中經昭覺、雷波、屏山，其東段實沿金沙江北岸而行，殆即古馬湖道也。

### （四）舊州東南渡瀘津入曲州（今昭通）寧州（今曲靖）道

兩晉南北朝時代，越嶲（今西昌）有道東南通瀘水（今金沙江），有瀘津。渡水而

東八十里至至堂鄉縣（今巧家、以車汎間）。堂鄉東北行二百里至朱提郡（今昭通），堂鄉東南行至寧州，屬《注》極狀瀘津、堂鄉道攀木援繩將若階天，為南中之至險。唐世雖無明確史料可尋，但唐代初年，嶺州治中吉弘使南寧（即寧州），極可能出此道。是為川滇西道（成都清溪通南詔道）與川滇東道（戎州石門通南寧道）之東西聯絡線。今圖，西昌南之德昌縣有舊路東南循會通河谷而下，經寧南，渡金沙江至巧家，由巧家東北踰轎頂山至魯甸、昭通，由巧家東南行至會澤（東川），蓋即兩晉南北朝隋唐之故道也。

《華陽國志》四《南中志》云：

「王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李雄遣叔父驥破越嶲，伐寧州（今曲靖，舊名南寧），遜使督護雲南姚岳拒驥於堂鄉縣。」

又《水經注》三六《若水注》云：

「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西南二百里得所信堂鄉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率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拔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數十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驥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於堂鄉，驥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

是堂鄉當寧州通越嶲道，亦當朱提通越嶲道。王遜事又見《晉書》八一《王遜傳》。楊《疏》，此瀘水即經文「東北至越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極是。據此，堂鄉縣在朱提西南二百里，而在瀘津東八十里，即在此段金沙江東八十里。則當在今昭通、會澤間。前人指為以車汎，然去金沙江太遠。或當在其西之巧家地區，距金沙江不遠處。此瀘津在堂鄉縣西北，按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之《西康地形圖》與《西康人文圖》，西昌之南德昌縣有舊道東南經普格、寧南（披沙），又東渡金沙江至巧家，巧家東北越轎頂山，渡牛欄江經魯甸至昭通，巧家東南至會澤（東川）；昭通、魯甸、會澤皆在川滇道上。寧南（披沙）、巧家地區之一段金沙江上，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s H-11，且有兩個汽車道渡口，古瀘津殆在此處。古堂鄉縣西北通越嶲，東南通寧州，東南通朱提二百里，正即今圖巧家之形勢，今之路線亦即古之路線也。唐世史料未詳，然《通典》一八七《邊防》三，昆彌國條云：「唐武德四年，嶺州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新唐書》二二二下《南蠻傳》下爨蠻條同。南寧即寧州，今之曲靖。其最捷近之路線，亦此道也。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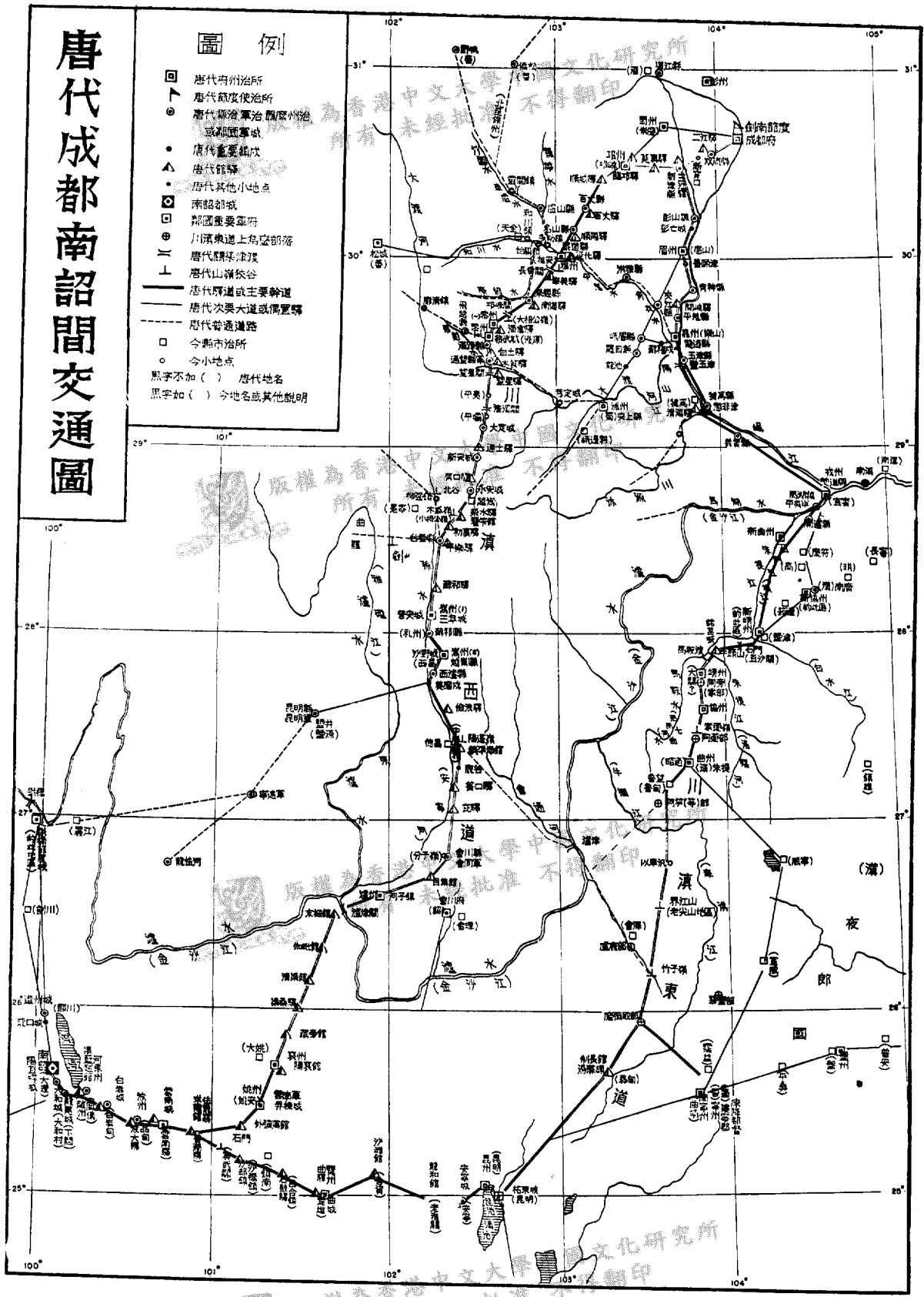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增訂畢



# 唐代成都南詔間交通圖

## 圖例

- ◻ 唐代府州治所
- ◻ 唐代節度使治所
- ◻ 唐代縣治軍治 驛驛州治 或驛驛軍城
- 唐代重要鎮戍
- ▲ 唐代鎮戍
- 唐代其他小地点
- ◻ 南詔都城
- ◻ 鄰國重要軍府
- ◻ 川滇康道上角邑部落
- ◻ 唐代驛站津渡
- ◻ 唐代山嶺狹谷
- 唐代驛道或主要幹道
- 唐代次要大道或偏置驛
- - - 唐代普通道路
- ◻ 今縣市治所
- ◻ 今小地点
- 黑字不加( ) 唐代地名
- 黑字加( ) 今地名或其他說明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 The East-west Communications Network in the Southwest of Ch'êng-tu in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In the western border region of Chien-nan tao 劍南道 (now the central part of Ssu-ch'uan 四川), starting from Sung-chou 松州 (now Sung-p'an hsien 松潘縣) in the north to Chün-chou 嵩州 (now Hsi-mao hsien 西冒縣) and Yao-chou 姚州 (now north of Yao-an hsien in Yün-nan 雲南姚安縣北) in the south, the aerial distance is around 1,000 kilometres. Numerous minority groups had inhabited this region. To the west lies T'u-fan 吐蕃 (Tibet). The reach the tribes, the route followed along Chien-nan tao 劍南道 in the east to T'u-fan 吐蕃 in the west. Although interrupted by perilous mountains ranges, with high mountains and deep valleys, passes can always be found. The author has, in his published articles "*A Study on the Two Westward Road Communications from Mou Chou to Tibet in the T'ang Dynasty*" (Vol. 1,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A Study of Road Communications in the Min Shan and Hs'ieh Ling Reg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Vol. II, No. 1,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de detailed studies on the communications network in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s of Chien-nan 劍南, while in another published article "*A Study on the past roads from Ch'êng-tu to Nan-chao Tao*" (Chapter 7, *T'ang shih yen chiu ts'ung kao* 唐史研究叢稿), he made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north-south main routes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s of Chien-nan 劍南. The present article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evious articles and is devoted to a study of the various east-west routes connecting Ch'êng-tu 成都 and the two sides of Nan-chao tao 南詔道. It is made up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study of the various tao 道 from Ya-chou 雅州 (now Ya-chou hsien 雅州縣), Li-chou 黎州 (now the territory of Han-yüan hsien 漢源縣), Chün-chou 嵩州 (now Hsi-ch'ang hsien 西昌縣) stretching westward beyond the border areas. The second part is a study of various coastal tao 道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chou 州 leading eastward to Min Chiang 岷江 and Lu Shui 瀘水 (now Chin Sha Chiang 金沙江). The three previous articles had given a thorough descrip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border areas of Ch'êng-tu 成都 in the Middle Age of China.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article will be of help to those interested in military affairs, politics, commerce and trade and the frontier tribal civilization of the southwest territories in the medieval times of China.